

2013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、轨迹奖最佳科幻小说

你有没有怀疑过，自己只是某个故事中的龙套……




星际迷航

红衫

REDSHIRTS

[美] 约翰·斯卡尔齐 (John Scalzi) 著

岱陵 译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



星际迷航
红衫

约翰·斯卡尔齐 著
岱陵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际迷航. 红衫 / (美) 斯卡尔齐著; 岱陵译. — 北京: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5

ISBN 978-7-5502-2988-4

I. ①星… II. ①斯… ②岱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
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3002号

TITLE: REDSHIRTS AUTHOR: JOHN SCALZI

Copyright © 2012 BY JOHN SCALZI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THAN ELLENBER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
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4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4-3307

星际迷航. 红衫

作者: [美]斯卡尔齐

译者: 岱陵

责任编辑: 管文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孟汇一 王予润

封面设计: 唐梦婷

版式设计: 吴星火

责任校对: 张新元 姜瑞清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232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0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2988-4

定价: 36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府)

谨将《红衫》献给：

威尔·惠顿，君心似我心，我俩心相印。

米卡尔·伯恩斯，从在格伦多拉公立图书馆使用TRS-80计算机的时代开始就是我的挚友。

乔·马洛齐和布拉特·莱特，他们将我一同带进了太空。

序章

汤姆·戴维斯少尉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看向宽阔洞穴的尽头，卢修斯·艾伯纳西舰长、科学官金和轮机长保罗·威斯特正在里面一块更大的石头上休息。见鬼！他心想。

“博格维陆虫，”艾伯纳西舰长拍着石头说，“我早该想到的！”

你早该想到的？那你怎么没想到啊？戴维斯少尉暗自埋怨，放眼望着洞穴里脏兮兮的地面。布满沙尘的表面四处起伏着，正是无数这种食肉性蠕虫在活动。

“这会儿可不是优哉的时候。”戴维斯对外勤队成员陈说道。艾伯纳西舰长、金和威斯特已经先行进入了洞穴，但严格来说在洞口的戴维斯和陈才是负责任务安全的。

陈是新人。“行啦，”他不在乎地哼了一声，“不过是个洞，里头能有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熊？”戴维斯说，“狼？或者是一群穴居的捕食者？你没露过营吗？”

“这地球上可没有熊。”陈有意避开了戴维斯的话锋，“何况我们有脉冲枪。快行动吧伙计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外勤任务，我可不

想让舰长觉得我在开小差。”说完他跟随着舰长等人跨进了洞内。

没等戴维斯回过神来，蠕虫早已疾风般地钻出地面将陈卷走了，只剩下回荡在洞中的惨叫与沙尘上的脚印。

天啊这不是真的！戴维斯心想，一边朝洞穴深处看去，陈的一只手臂正躺在那儿，还握着脉冲枪，显然对他来说，枪毫无用处。

漩涡般运动的沙尘突然恢复平静。

好吧，这是真的。戴维斯心想。

“戴维斯！”艾伯纳西舰长喊着，“待着别动，任何动静都会惊扰到蠕虫，它们瞬间就能把你吃干净！”

多谢你的马后炮，戴维斯真想回他一句，但艾伯纳西是舰长，而自己不过是区区少尉。“遵命，长官！”他只得说道。

“很好，”艾伯纳西说，“我可不希望你贸然冲进来喂了这些虫子，你父亲绝不会饶了我。”

什么？戴维斯不解，接着恍然想起艾伯纳西舰长曾于本杰明·富兰克林号上在自己父亲手下服役，时任少尉。那艘倒霉的富兰克林号。在千钧一发的时刻，父亲把昏迷不醒的艾伯纳西连拉带扯地塞进逃生舱，随后才自己登舱逃生。要不是这样，艾伯纳西早已随着富兰克林号的爆炸消失在那阵强光中了。逃生舱在星际间漂流了三天，获救时舱内的氧气已快要耗尽。

戴维斯摇了摇头。这会儿回忆起这些细节实在太不符合气氛。

艾伯纳西偏偏不合时宜地说道：“你父亲曾经救过我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知道——”戴维斯话音未落，蠕虫们就倏地钻进他所在的石头下，石头突然晃动起来，使他险些摔下。

“戴维斯！”艾伯纳西喊道。

戴维斯弓下身，降低重心以保持平衡。他瞟了艾伯纳西一眼，舰长正与金和威斯特在商量什么。虽然听不见谈话内容，但戴维斯知道他们试图通过博格维陆虫的信息来拟出应对方案，以便能安全穿过洞穴，到达藏有博格维古老核心计算机的房间，它也许能提供这个神秘智慧种族消失的线索。

理智告诉他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事态上，戴维斯又摇了摇头。他明知该这么做，无用的思绪却井喷一般擅自充斥了他的大脑。

蠕虫又撼动了他脚下的岩石。他紧紧抓住石头，看到舰长他们的讨论愈发热烈。

突然一念闪过他的脑海，你是一名安保队员，你有一把脉冲枪，你可以把那些虫子轰得连渣都不剩。

戴维斯本想一拍脑门，可是蠕虫早替他干了。在它们的攻击下，他的脑袋撞在了石头上。是啊！脉冲枪！他顺着腰带摸到脉冲枪，解开枪套。此时他脑袋中的另一个声音又提出了疑问，如果真的靠开枪就能解决问题，舰长他们早该下命令才对啊。

今天我的大脑可不太安分，脑内的第三个声音说。他摆脱开之前的念头，瞄准了一个拱向自己的沙土包。

“戴维斯！别开枪！”艾伯纳西舰长话音未落，一束破坏性的脉冲粒子已经射向了鼓包。鼓包发出刺耳的鸣叫，一边剧烈地翻腾。紧接着，可怕的轰隆声打破了洞穴的宁静，大量的蠕虫从沙中钻了出来。

“脉冲枪对博格维陆虫不管用！”戴维斯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中

听到了科学官金的吼声。“脉冲的频率只会激怒它们，戴维斯少尉刚刚召唤出了这个地区所有的蠕虫！”

你就不能在我开枪前告诉我吗？戴维斯真想大吼。在我们的任务简报会上，你就不能顺口提一句，别用脉冲枪射击蠕虫吗？在我们登上这颗有蠕虫的星球之前？

他没吼出口，因为他知道金听不见，而且为时已晚，他已经开枪了。蠕虫已开始暴动，大概有人要死了。

而这个人大概就是戴维斯他自己。

在肆虐的沙尘与轰鸣中，戴维斯静静地望着艾伯纳西，对方也正回望着自己，愁眉不展。戴维斯不由得回想，在这次任务之前，舰长是否曾和自己有过交流。

啊，应该是有的——富兰克林号一劫让舰长与自己的父亲成了朋友。**很亲密的好友**。艾伯纳西很久以前就认识戴维斯，大概也提供了不少协助，使得挚友的儿子能够在星际联盟的顶级舰船无畏号上谋得一席之地。舰长不曾与自己深入交往——因为舰长不该对船员表示出偏袒——但偶尔还是会说上一两句话的。艾伯纳西会问候一下戴维斯的父亲，在其他外勤任务的途中也曾与他交流。

戴维斯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
突然，骚动停止了。就像狂暴发生时一样始料不及，蠕虫们又悄然潜进了沙土中，瞬间尘埃落定。

“它们走了！”戴维斯听见自己说道。

“不！”艾伯纳西说，“它们比你想象的狡猾多了！”

戴维斯听见自己说：“我可以趁机跑到洞口！”

“待在原地别动，少尉！”舰长吼道，“这是命令！”

但戴维斯早已跳下那块巨石，朝洞口跑去。他脑内的某个部分怒斥着自己的莽撞，但脑内其余的部分却满不在乎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转移，他几乎是被强迫着行事，别无选择。

“不！”舰长的呼喊听上去姗姗来迟，戴维斯已经跑了半程。地面瞬间被冲开，数条蠕虫排成了半圆，虎视眈眈地朝他爬来。

戴维斯露出惊恐之色，往后撤退，正在此时，他顿悟了。

这，是他生命中决定性的时刻。他存在的理由。一切过往，所作所为，都将他带上了这条命运的轨道，带到了这个时刻，将他置于弥漫尘埃中这群该死的博格维陆虫面前，慢慢向后退缩。这是他的命运，命中注定。

那一刻，他抬起头，蠕虫那毫无进化逻辑可言的螺旋形下颌中，针尖般的利齿蠢蠢欲动。从那利齿间，少尉看到了未来。这一切从来都不关博格维种族的神秘消亡什么事儿。此刻之后，没有人会再谈论起博格维人。

重要的是他会怎么样——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正在降临到他身上的死亡将对已荣升上将的父亲造成怎样的冲击。或者更不客气地说，他的死亡对父亲和舰长的友情会造成怎样的冲击。戴维斯仿佛看到了那一幕，舰长将自己的死讯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先是大为震惊，接着燃起怒火，两个男人的友情也随之殆尽。接下来，星际联盟的宪兵以过失杀人的罪名逮捕了艾伯纳西舰长，当然，事情都是由父亲一手捏造策划的。

他仿佛看到了金在军事法庭上的指证，巧妙地粉碎了作为证人出席的父亲所说的谎言，并迫使他承认丧子之痛导致他进行了一系列不光彩的指控。父亲戏剧般地伸出双手请求原谅，而舰长也回以

催人泪下的不计前嫌，这样的戏码在法庭上演。

这真是个好故事，一出好戏。

这都是此时此刻，以走上了这条命运线的自己为契机而写就的。

见鬼！我想活下去！戴维斯心想，试图摆脱蠕虫的追击。

但他跌倒了，一条蠕虫吃掉了他的脸皮，戴维斯顷刻殒命。

卢修斯·艾伯纳西舰长挨着金和威斯特站在安全地点，眼睁睁地看着汤姆·戴维斯无助倒下，成为蠕虫的食物。轮机长威斯特将手默默地搭上舰长的肩膀。

“我很遗憾，卢修斯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。”

“远不止如此，”艾伯纳西努力抑制着悲痛，“他还是我挚友的儿子。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保罗，还想方设法把他调进无畏号。我向他父亲保证过会照顾好他。我也是这么做的，时不时地关照他的境况。当然，我不能表现出偏袒，但一直都在关注他。”

“上将会心碎的，”科学官金说道，“戴维斯少尉是上将和他已故妻子的独子。”

“是啊，太惨了。”艾伯纳西叹息着。

“这不是你的错，卢修斯。”威斯特安慰道，“不是你命令他开枪，也不是你命令他奔跑的。”

“确实不是我的错，但却是我的责任。”艾伯纳西走到那块巨石上离同伴最远的位置，一个人待着。

舰长走远后，威斯特嘟囔了一句：“上帝啊，白痴才会朝着爬满陆虫的洞穴开枪吧，然后还想就这么跑过去？身为上将的儿子，这可有点丢脸。”

“确实很不幸，”金说，“博格维陆虫的威胁性众所周知，陈和戴维斯也都该明白才对。”

“船员的征召标准下降了。”威斯特揶揄着。

“也许，”金说，“是怎样就怎样吧。只是最近的这些任务造成了悲剧性的严重人员伤亡，不管他们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，当前的现状就是：我们很缺人。”

第一章

地球上空的宇宙联盟空间站——地球港中，安德鲁·达尔少尉正站在舷窗边，凝视着他将要前往的下一艘飞船。

他凝视着无畏号。

“她很漂亮，对吧？”一个声音响起。

达尔转过身，一个穿着宇联少尉制服的年轻女士正站在那里，同样凝视着飞船。

“是啊。”达尔点头。

“宇宙联盟主力舰船，无畏号，”年轻女士说，“2453年建于火星港。自2456年起成为宇宙联盟的旗舰。首任舰长是吉纳维芙·珊。2462年起由卢修斯·艾伯纳西担任舰长。”

“你是无畏号的导游吗？”达尔笑着问。

“那你是游客吗？”年轻女士笑着回应。

“不，”达尔伸出右手，“安德鲁·达尔。被分派至无畏号，正在等1500时的穿梭艇。”

“玛娅·杜瓦尔，”年轻女士握住他的手，“同样被分派至无畏号，同样在等1500时的穿梭艇。”

“真巧。”达尔说。

“两个字联的舰队成员在宇联的空间站待命，将要坐着停靠在外面的穿梭艇前往宇联的飞船，如果你乐意称之为巧合，没问题。”杜瓦尔讥笑道。

“哈哈，也是。”达尔说道。

“你这么早来干什么？”杜瓦尔问，“现在不过中午，我还以为我会是第一个来的。”

“这是我的第一次委派任务，所以我很亢奋。”达尔看出了杜瓦尔眼中的疑惑，解释道，“我比别人晚了几年入读宇宙舰队学院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杜瓦尔问。

“说来话长。”达尔说。

“我们有的是时间。一起吃个午饭，你慢慢讲给我听，如何？”杜瓦尔提议。

“呃，”达尔有些犹豫，“我在等人，等一个朋友，他也被派往无畏号。”

“饮食区就在那儿，”杜瓦尔指着走道一头的食物摊位说，“给你朋友发条消息。就算他没收到，他来了我们也能看到他。走吧，我请你喝一杯。”

“噢，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”达尔说，“如果我不喝一杯，大概会被一脚踹出宇宙舰队的。”

他们买好食物和饮料后，杜瓦尔问：“说好的长篇故事呢？”

“我可没答应过这个。”达尔回答。

“口头上没有，但默认了。”杜瓦尔抗议道，“何况，我请你喝饮料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说点有趣的来乐乐，达尔少尉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达尔妥协了，“我入学晚是因为，在那之前我读了三年神学院。”

“唔，听上去没什么特别的。”

“在弗尔山星。”

“噢，这个有点意思！”杜瓦尔说，“所以你是弗尔山宗教的教士？哪个教派的？”

“左派的。不过我可不是什么教士。”

“是因为没法禁欲吗？”

“左派的教士并不需要禁欲。”达尔说，“不过只要一想到我是神学院里唯一的人类，想不禁欲都难，你懂的。”

“有些人可不会因为这样就罢休呢。”杜瓦尔说。

“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近距离看过一名弗尔山神学院的学生。”达尔说，“而且我对外星种族也没兴趣。”

“也许你只是没找到合适的外星种族呢。”

“我只喜欢人类，”达尔说，“算我无聊好了。”

“嗯。很无聊。”杜瓦尔故意逗他。

“刚才你已经以史上最快的速度窥探了我的隐私。”达尔说，“如果你对待刚认识的人都这么积极主动，我不敢想象你对熟人会怎么样。”

“噢，我可不是对谁都这样，”杜瓦尔说，“不过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总之你不是个教士。”

“对，我在那里是‘外来的忏悔者’。”达尔说，“他们允许我参加所有的授课和部分的仪式，但是我仍然没法成为一个正式的教会成员，因为有些要求从生理上我就做不到。”

“比如说？”杜瓦尔问。

“自我受孕。”达尔说。

“一个毫不起眼又至关重要的细节。”杜瓦尔点头。

“而你就只担心禁欲这事。”达尔啜了一口饮料。

“如果你不能成为教士，为什么要去神学院呢？”杜瓦尔问。

“弗尔山的教义让我获得了平静。”达尔说，“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它所吸引。父母在我幼年时就去世了，留给我微薄的遗产。我靠这一点钱学习语言，然后来到弗尔山星，找到了愿意接收我的学院。我曾计划永远待在那儿。”

“但你没有。我是说，不然你也不会在这里了。”

达尔一笑。“弗尔山星教义让我平静，但弗尔山星的宗教战争可就不一定了。”

“啊，”杜瓦尔一愣，“那么，一个神学院学生是怎么进宇航学院的呢？”

“宇联介入调停弗尔山星的分裂战争时，需要一名翻译，那会儿我正好在场。”达尔说，“很少有人类能说超过一种的弗尔山星方言，而我会说全部的四种主要方言。”

“真厉害。”杜瓦尔赞叹道。

“我的舌头挺灵活的。”达尔说。

“现在是谁积极主动啊？”杜瓦尔插话打趣。

“宇联任务失败后，曾建议非本土住民撤离星球。”达尔说，“宇联的首席交涉官说宇宙舰队急需语言学家和科学家，于是给了我一个宇航学院的推荐名额。那会儿神学院已经被夷为平地，我无处可去，就算有，我也付不起路费。所以去宇航学院看上去是个明

智的撤离计划。在那里学了四年的外星生物学和语言学后，我就来到了这里。”

“真是个好故事。”杜瓦尔说着，向达尔举杯示意。

达尔回碰了她的杯子。“谢谢，轮到你了。”

“我的经历无聊多了。”杜瓦尔说。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

“我没有受过学院教育，只是作为一名低等士兵应召成为宇联维和人员。干了几年，三年前被调入宇宙舰队。之前一直都隶属南特号。”

“升职了？”

杜瓦尔冷淡一笑：“并不是。只是私人冲突导致的调离。”

达尔还想再了解一些，但这时他的通讯机嗡嗡地震动起来。他扫了一眼上面的信息，微笑地说了句：“这家伙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杜瓦尔问。

“稍等片刻。”达尔转过身，朝着正站在走道上的一个年轻人挥了挥手。“我们在这儿，吉米。”达尔招呼着。年轻人笑着招手，向他们走来。

“我猜，这就是你在等的朋友。”杜瓦尔说。

“嗯，正是。”达尔介绍说，“这是吉米·汉森。”

“吉米·汉森？”杜瓦尔有些惊讶，“莫非和汉森工业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的詹姆斯·汉森有关？”

“是他的儿子，”达尔说，“全名詹姆斯·阿尔伯特·汉森四世^①。”

① 吉米为詹姆斯的昵称。

“真牛……”杜瓦尔说。

“如果他父亲点头的话，他能用零花钱买下这个空间站，”达尔说，“不过他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杜瓦尔不解。

“嘿，伙计们，”汉森终于来到了桌前，他看向杜瓦尔，伸出手自我介绍，“嗨，我是吉米。”

“玛娅。”杜瓦尔简短地回答，回握他的手。

“你是安迪^①的朋友吗？”汉森问她。

“嗯，没错。”杜瓦尔说，“我们已经有一个半小时的交情了。”

“真不错，”汉森笑着说，“我和他的交情稍微久一点儿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杜瓦尔说。

“我去拿点喝的，需要我再替你们带点什么吗？再来一轮饮料？”汉森说。

“我已经够了。”达尔说。

“那我就再来一杯。”杜瓦尔晃着快要空的瓶子说。

“同样的？”汉森问道。

“嗯！”

“好的。那么我马上回来。”汉森啪的一合掌，“帮我占个座儿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达尔点头。汉森走开了。

“他看上去是个不错的家伙。”杜瓦尔说。

① 安迪为安德鲁的昵称。